

沧月听雪楼系列绘本炫目第二弹

听雪楼系列之

指间砂

Ji Jian Sha

超人气武幻天后与顶级画手
强强联手·给你好看

沧月

◎原著

李堃

◎绘画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

听雪楼系列之

指间砂

Zhi Jian Sha

沧月
◎原著

李堃
◎绘画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指间砂 / 沧月著. — 哈尔滨: 北方文艺出版社, 2007. 6
ISBN 978-7-5317-2164-2

I. 指... II. 沧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071117 号

指间砂

原 著 / 沧月

绘 画 / 旗卡通 李堃

漫画助手 / 老陈 查蓓蓓 贺宏达 韩飞 李烨

封面设计 / 清水设计工作室

出版发行 / 北方文艺出版社

地 址 / 哈尔滨市道外区大方里小区 105 号楼

网 址 / <http://www.bfwy.com>

邮 编 / 150020

电子信箱 / bfwy@bfwy.com

经 销 / 新华书店

印 刷 / 北京华戈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/ 640mm × 840mm 1/32

印 张 / 7

插 页 / 2

字 数 / 100 千字

版 次 / 2007 年 6 月 1 版

印 次 / 2007 年 6 月 1 次

定 价 / 20.00 元

书 号 / ISBN 978-7-5317-2164-2

李堃其人

Zhi Jian Sha

1998年末开始漫画创作，次年便荣获“第一届画刊杯漫画大赛”一等奖、上海“首届漫画大赛”二等奖、2000年北京“第一届美年达漫画大赛”二等奖，之后多次在各类漫画展中获奖。

李堃一直活跃于中国各类新漫画杂志上，陆续发表中短篇漫画十多部；插图、封面、彩页百余幅；单行本《血薇》、《聊斋》系列、《八大帝王》系列、影视漫画《天外飞仙》等数十本。她为小说《河图洛书》配制黑白插图百余幅，赢得了极高声誉。现为《今古传奇》、《武侠故事》、《九州》等杂志特约插图作者。

沧月其人

2001年底开始在网上发文，最初活跃于榕树下，后移居清韵书院、四月天以及晋江文学城，其他地方游荡颇广，但基本是潜水过客。先以武侠成名，后转涉奇幻写作，2003年入驻榕树下状元阁。

2004年年底以来，陆续出版《血薇》、《护花铃》、《镜·双城》、《镜·龙战》等作品，均取得不俗成绩。





本书策划：李异鸣
责任编辑：王金秋
封面绘图：李 莹
封面设计：清水设计工作室

指间砂·序

白楼的正厅里，斜阳的影子透过镂花窗投进房间，一片昏黄的斑驳。

这个天下武林的权力中枢，平日里曾有过多少指点江山、激荡风云的气势；然而今日，在斜阳里，居然有一种茫然而凄烈的意味，渐渐如润湿般，一点点渗透弥漫开来。

寂静。沙漏上的沙子静悄悄地流泻。

数十个白衣人静静侍立在殿内，一殿衣冠似雪。那是听雪楼坛主以上的精英——然而那些江湖高手云集在一起，却没有一个人敢说话，连呼吸都用内力逼缓，仿佛怕惊动了什么似的，只是一齐默默地看着大厅的尽头。

在燃烧着长明灯、供奉着鲜花的尽头，停着白石的灵柩。

青色的刀和绯色的剑，交错叠放着，置于灵前。

“还有半个时辰。”

蓦然，为首的南楚抬头，轻轻的宣告打破了此刻的宁静。

在灵柩的四个角落，听雪楼四位护法如同渊停岳峙般，沉默地守护着他们所效忠之人。

那已经是最后的一程。

看着沙漏，四人中，西北角上那个黄衫男子的眼睛里泛起了淡淡的雾气，默不作声地伸过手去，轻轻从快要滴尽的沙漏中握起了一把砂，收拢手指，看着砂子从指间如同水一样细细密密地流走。



那是人的手所不能抓住的东西。

楼主……连你、连你那双曾翻云覆雨的手也无法抓住的东西，
又是什么？

一生征战、令天下武林为之臣服的你，到了最后，却只是和那
个人一起沉睡在北邙坡那片碧草之下么？那么，曾经对你发誓效忠
的四护法……我们，又该何去何从？

仿佛想拼命抓住一点什么，然而他越是抓紧，往日的一切就如
同砂粒般，从收拢的手指间悄无声息地流走。

他的泪水无声无息地滴落在砂中。

那是他归入听雪楼门下五年来，第一次落泪。幸亏，并没有人
注意到。落入砂中的泪水转瞬被吸去，只留下淡淡的痕迹。

“黄泉，该起灵了。”身后有同伴的声音，黄衫男子闻声回头，
看着另外三个人。

碧落。黄泉。紫陌。红尘。

听雪楼仅次于三领主的四护法。

黄泉

他习武的念头，起自于那一日的黄昏。

他是一个佃农的儿子。那一天，十岁的他跟着父亲从集市上回
来，手里拿着鸡蛋换来的小面人儿，雀跃地拉着父亲的衣襟，走在
回家的路上。

在走到村口那道大斜坡前，跟在父亲身后的他无意间抬头看了
看天际。

残阳如血。虽然没有风，但奇怪的是大朵大朵的云在天际翻滚

着，变幻出各种奇怪的形状，在云层背后，落日将血一般凄烈的颜色泼向整个大地。

十岁的孩子仿佛预感到了什么，禁不住打了个哆嗦，拉紧了父亲的后襟。

就在那个时候，父子两个人都听到了坡上扑面而来的喧嚣和叫骂。

“起来！给老子跑啊！他妈的，真是不中用的东西！”斜坡下，停着一辆马车，拉车的驽马似乎已经用尽了力气，口中冒着白沫，跪在地上呼哧呼哧地喘息。而小小的车上，竟然密密麻麻地坐了七八个人，都是喷着酒气醉醺醺的少年。

他认得，为首的正是村里田举人家里的三少爷——也是他们家的少东家。

“跑？哈哈……你家的这老家伙，大概有十年没跑过了吧？”马车上那群恶少哄笑了起来，一边看着那匹筋疲力尽的马，一边仰脖子喝下带来的酒。

田三少脸面有点挂不住了，一边嘟囔着父亲居然套了这样的驽马给他们，一边借着酒气爬上了车，挥起鞭子雨点般地抽在老马羸弱的脊梁上，大骂：“跑啊！跑啊！老畜生！来，兄弟们，大家都拿条鞭子来，一起把它给我抽起来！”

车上的少年们都哧哧地笑着——怎么不笑呢？一匹那样的老马，居然要拉着一群人上一个大斜坡？连村口来往的几个村民都站住了脚，在一边看热闹，跟着哄笑。

那匹马又矮又瘦，黄毛黑鬃，瘦骨如柴。但被雨点般落在脊背上的鞭子一打，又没命地拉起车来，但是它不但不能跑，甚至连步子也迈不开，只是缓步往坡上走了几步，呼哧着，又踉跄被沉重的车拉回来，后腿一崴，蹲到了地上。



车子一震，车上几个少年被甩了下来，洒泼了一地。

车上和围观人中的笑声更响了，田三少加倍地恼火，跳下车来，鞭子抽得噼啪响，跑到了驽马前面，照准了马头和鼻面，猛抽。

“爹，爹！是老黑，是老黑啊！”十岁的孩子蓦然认出了那一匹老马，对父亲喊了起来，用力抓住了父亲衣襟扯着，“他们，他们在打老黑啊！那群混蛋！”

他小小的声音淹没在周围人的起哄与大笑声中，然而父亲还是惧怕地看着雇主的三少爷，一把捂住了儿子的嘴，急急道：“咱们走吧，乖儿子！是他家的马，我们管不了啊……咱们走吧，别看啦！”

那头驽马受不了不住的抽打，无力地踢起人来，虽然它的蹄子已经软弱无力，但是一时来不及避开挨了一下的田三少却越发暴怒起来。

“打死它！”酒气上涌，为了在众人面前表现他的威势，田举人家的三少爷气势汹汹地丢下了鞭子，叫嚣着从车子底下拖出一条辕木，“既然这老东西不打不行，就揍死它！”

第一棍落在马头上的时候，周围哄笑着的人群蓦然安静了下来，围观的村民们都有点呆呆地看着一行血从老马的耳后流下来，然而车上的恶少们却大声叫起好来，于是一呆之后，那些围观者也有些应景似的跟着叫了起来。

田三少越发起劲，抡起辕木，接二连三地用力打在马头上。那匹老马已经用尽了最后一丝力气站起来，挣扎着甩了甩头，然而很快又被打得跪了下去。

“真是无聊。”路过村口的另一辆马车被围观的人堵住了，在垂着竹帘的车厢里，一个女声蓦然说了一句，一只白皙的手放下了帘子。

“你、你要把它打死了啊！你这个——”在马的惨嘶和人的哄笑

中间，猛然响起了一个小孩子的声音，由于父亲及时地捂住了他的嘴，后面半句话才硬生生地被止住了。

田三少醉醺醺地回过头，逡巡地看了一眼围观者，似乎也懒得费那么大力气去寻找说话的人，只是用木棍点着人群，叫嚣：“这是我的马！我的马！我愿意揍它！谁要是再啰嗦，我连你们一起揍！你们这群杀不尽的贱种穷光蛋！”

“揍死它！揍死它！你为什么不揍啊？”有些挑衅的，马车上那群同伴大笑。

田三少眼睛里有野兽一般的光，用力抡起辕木，带着风声“呼”的一声落在老马的脊梁上，黄毛黑鬃的马再也受不住，发出一声凄厉的哀嘶，全身瘫下去缩成了一团。

“老黑！老黑！”他终于叫了起来，挣开了父亲的手，跑到曾经喂养过的爱马前面去，一个村民及时地拉住了这个莽撞的孩子。

他挣扎着，看着那群人是怎样抽打老黑的鼻梁、眼睛，他哭起来了。

在老马最后一声哀嘶中，发狂一般的，十岁的孩子掰开了乡民的手，叫嚷着冲了过去，扑向那匹黄毛黑鬃的老马，抱住它血淋淋的额头哭了起来。

老马被血糊住的眼睛亮了一下，似乎认出了昔日照顾过它的人，眼睛里滚出了大颗的泪水，伸出舌头微微舔了一下孩子的手，然后痛苦地喘了一口气，头沉重地垂了下去。

孩子忽然不动了……他跳了起来，握紧两个小拳头，疯狂地扑向那一群大笑的恶少。

这一刹那间，追了他很久的父亲终于一把抓住了闯祸的儿子，把他从人丛里拉出去，同时一迭声地向田三少赔不是。

“咱们走吧！走吧！”父亲抱紧了他，对儿子道，“咱们回家去



吧！”

孩子呜咽着，被父亲粗鲁地倒拖着拉开，他无力地挣扎，用手背不停地擦着涌出来的泪水，仰头问：“爹……他们为什么、为什么要打死……打死老黑！你为什么不去救它？……爹为什么不去救它！”

“孩子，爹无能啊……只能，只能任由这些畜生乱来。”父亲叹息着。

看着父亲老实而无奈的眼睛，孩子感觉透不过气来了，他后面的话变成了一片无意义的嘶喊，从极度压抑的小小心灵中冲了出来。

他不要老黑死！他要杀了那群混蛋……他要杀了那些为非作歹的混蛋！

看着那一对父子走远，被堵在村口的另一辆马车也开始继续行驶，车中的女子看着这一幕，忍不住笑了起来，探出头去目送着远去的人。

一个才不过十六七岁的女孩，穿着紫色的纱衣，绝美的脸上有天真的笑意，然而眼睛里却闪烁着成熟女子才有的妩媚波光：“嘻，真是可爱的孩子……”

“紫黛，上路了。”旁边有人催促，她连忙缩回头去，老嬷嬷在一边直叹气：“这么一耽搁，到洛阳恐怕要天黑了昵。”

那个叫紫黛的女孩抬头望望车外，不禁怔了一下——天际的风云在急剧地变幻，而那残霞，殷红得仿佛要滴出血来。

☆ ☆ ☆

“黄泉，当年，你是一个很可爱的孩子呢……”

很长很长的岁月以后，某一日，那个紫衣的女子趴在少年的肩

头，在他耳边吹着温热的气息，慵懒而妩媚地笑着，看着他手里那把沾着血的短剑。

而十八岁的黄衫少年只是微微地皱着眉头，全神贯注地用一块白绢擦拭着手中的兵器。他的目光低垂，然而长长睫毛的底下，却是类似爬行动物的眼珠，没有焦距，暗淡的棕色，漠然地直视着眼前的一切东西。

“可爱的孩子，今天又杀了多少人？”见他不回答，紫衣的女子反而笑了起来，凑过来，吻了一下少年的嘴角，眼神散漫而潮湿。

黄泉没有回答，忽然起身，用力一甩，将剑笔直地插入身边的地上，直至没柄——

“紫陌，当年……是不是你？是不是你给萧忆情献的计策？！”

看着少年蓦然阴郁严厉的脸，紫陌反而出声地笑了起来，带着好玩似的表情看着他，眼神是有些讥讽的，却依稀又有一种沉迷的意味。

“我哪里有这样的本事？……我当时只不过认出了你，把八年前在那个村口看见的一幕随口告诉了萧公子而已……嘻，能收服当时的你，完全是凭着公子过人的手腕呢。”

当时的他，是长安城里“天理会”门下一个不大起眼的人物。

自从五年前那一日的黄昏以后，他咬着牙离开了贫穷的家，开始了颠沛流离的江湖闯荡生活。终于，学到了一些立身存命的技艺。在江湖林立的门派里，他选择了天理会——只因为那个组织的宗旨是锄强扶弱、匡扶正义。

锄强扶弱……无数个日子以来，老马死时的情形在他心头萦绕不去，伴随他从一个农家的孩子成为一个江湖少年。

在天理会的日子，纵然贫乏枯燥，但他至少还保留着心里的那个梦；这个十五岁的江湖少年，至少还能对于这个世间保留一点希



望和暖意。

而让他彻底坠入黄泉不归路的，却是那一日……

那一日，所有的印象只是一片血红……

十五岁的少年不顾一切地挥舞着手中的剑，靠着墙角疯狂地杀向围上来的听雪楼人马。

全身十几处伤口里的血在不停地流，很多次他都以为自己会倒下去。然而咬着牙，眼睛里却是类似于困兽般绝望不屈的表情——

那些家伙……那些想剿灭天理会的恶徒……

他觉得，自己就像是当年坡下那一匹老马！——就算无谓的垂死挣扎，也要在最后死的时候叫出一声来！

这一次进攻天理会的行动已经接近尾声，包括天理会舵主在内一千人或杀或降，手下的人已经开始清理地上的尸体和血迹。于是，这个角落里仍然在持续的战斗，自然而然地引起了在旁观战的一位白衣公子的注意。

“顽固的孩子……”看着被手下围逼到了绝路，仍然负隅顽抗的少年剑客，白衣公子微微皱起了眉头，在软榻上微微咳嗽着，自语般喃喃说了一句。

“咦，是他？”在看清那个少年的面庞之后，也被吸引了过去，站在白衣公子身后的女子蓦然脱口说了一句。那是一个双十年华的紫衣女子，容色绝美，在这样的修罗场中，却丝毫不顾忌，只是镇定而娇娆地笑着。

“哦，紫陌，你认识他？”白衣公子没有抬头地问了一句，复又咳嗽了几声，似乎被场上浓烈的血腥味呛了一下。然而他身后的紫衣女子立刻俯下了身，轻轻拍着他的后背，直至他的呼吸再度平缓

下来。

“萧公子，那个孩子，我倒是在八年前见过……很有趣的家伙。”俯身为姓萧的白衣公子捶着肩背，叫紫陌的女子一边抬眼看着角落里将要结束的最后围剿，一边淡淡地开始叙述往事——看着那个浑身浴血的少年，女子眼睛里再度有些迷蒙起来。

真是一点都没有改变……那样的性格，真是不知好歹的天真的孩子呢……

他已经再也没有力气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听雪楼一个下属将利剑对着他的胸口刺了过来。他连喘口气反击的力气都没有了。天理会……天理会就要灭亡了么？为什么？

难道世上所有维护正道公允的东西，都无法存在吗？

在被血模糊的视野中，十五岁的他，依稀又看见了那一匹老马临死时的眼神。

“啊！——”他忽然仰天大叫，蓦然跳了起来，不顾一切地抱住了离他最近的一个杀手，胡乱地张口咬了下去，如同野兽般疯狂，丝毫不顾自己此刻全身的空门。

所有人的剑，对着他的背心疾刺过去。

“住手……”背心刚刚觉得刺破肌肤的痛，耳边却传来了一句淡淡的吩咐，然后，他惊讶地看见所有的剑都停了下来，连被他抱住厮咬的那个人都垂下了手，不再试图将奄奄一息的他推开。

“让那个孩子过来吧。”那个声音在空气中传来，淡漠，然而却有难言的气势。

少年的目光从对手的肩膀上抬起，穿过了充满血腥味的空气，看见了庭院另一角，坐在梧桐下软榻上的白衣公子。



在泼天的血腥和殷红中，那个坐在碧绿桐树下的年轻人居然一尘不染，白衣似雪。有些落寞的眼神，虽然看着浴血狂战的少年，却丝毫没有杀气，摆摆手，示意属下放开他。

他愣了一下，然后咬牙，顺着听雪楼下属们让出的一条通路，拖着剑向那个显然是对方首脑人物的白衣公子冲去。

“楼主？”看着杀得红了眼的孩子踉跄着过来，一个青衣的青年眼睛里却全是煞气，有点戒备地按剑而起——他认得，就是这个青衣人，方才出手如鬼魅地杀掉了天理会中身手最好、反抗也最激烈的三堂主和七堂主！

如今以自己的状态和水平，只怕那个青衣人一拔剑就能格杀他于剑下！

“二弟，你退下。”听雪楼的楼主淡然地制止了他，对浑身浴血的少年点点头：“过来。”

“我杀了你们……杀了你们这帮恶贼……”喘息着，他咬牙低低地吼叫，然而力气不济，步法都乱得一塌糊涂，只是拖着剑，跌跌撞撞地直奔软榻上的白衣公子。

“咳咳……你先休息一下，我们再一对一地单挑，如何？”看着十五岁的孩子喘得那么剧烈，听雪楼主蓦然微微笑了一下，修长的眉毛一挑，那一瞬间，这个看似病弱温文的公子，眼睛深处却是雪亮的剑光。

“哼……你、你看不起我么？”少年愤怒地叫着，挥舞着手中的剑，冲近了听雪楼的主人。然而地上一具尸体绊住了他早已软弱的脚，他立足不稳，一头栽倒在地。

“真是有趣的孩子……”看着少年在榻前跌下去，听雪楼主眼睛里微笑的意味更深，连他身后站着的紫陌都掩口笑了起来。

听雪楼主俯下身，托起了孩子的下颌，看着他血流满面的脸，淡



少年怔了一下，然后眼睛里的光亮了起来……如若听雪楼主不用他的夕影刀，如果只是叶子落地那么短的时间，那么他无论如何也能撑下来！

在回旋飘落的木叶中，少年忽然拔剑，闪电般地进攻，奋不顾身地近身搏击，几乎招招都是同归于尽的杀着。仿佛是被逼出了生命中全部的血性和悍勇，少年本来软弱无力的剑气忽然间又凌厉了起来，纵横飞舞，搅碎了片片落叶，散作漫天飞尘。

果然没有拔刀，也没有反击，听雪楼的主人只是一味地回避着，然而少年那样激烈的剑气还是让他微微咳嗽起来。在身形一缓的同时，连刺十八剑都落空的孩子忽然和身扑上，人和剑如同白虹般直刺听雪楼主的心口，那几乎已经是舍身的一剑！

“好！”看见那一剑的气势，萧忆情都忍不住脱口赞了一声。

两人之间纷飞的落叶被剑气搅得粉碎。距离本来就已经很近，只是一瞬间，剑尖已经刺入了萧忆情的心口，听雪楼主的反应也来得惊人，立刻抬手挡，然而已经晚了……

黄衫少年笑了起来，眼睛里有火一样的光芒——因为他感觉到了自己的剑，已经刺入了对方的身体！虽然萧忆情抬手，然而少年的剑已经先一步穿过了听雪楼主指间的缝隙，刺入了他的心口！

少年一击得手，立刻合身前冲，狠狠地将手中的剑向着对方心口猛刺过去。萧忆情被他的冲力逼得往后急退，背心重重靠上了那株梧桐，震得落叶再次纷纷而下。

两个人的去势终于止住，少年用尽了全力，喘息着，看着对面咫尺靠着树干站立的白衣公子，眼睛里有复杂的光芒。

空气陡然静了下来，遍布整个院落的听雪楼子弟发出了一声短促的惊呼，然后很快就抑止住了，再也没有人出声。二楼主高梦非